

民間文學在現代語文教育中的應用

徐云彪／馬來西亞萬達國際學院院長

一、引言

來自世界各地的民俗學研究一再的顯示，民俗（Folklore），特別是民間文學（Folk Literature），在初民社會中扮演著若干社會功能- 例如，娛樂，文化承傳，灌輸價值等。而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教育。

雖然針對民間文學在初民社會中的教育功能的研究非常普遍，但是民間文學在現代教育體系的價值的研究還是非常空白的。

本文嘗試討論民間文學在現代語文教學中的可能用途。

二、民間文學的定義

給民間文學下定義是相當困難的事。不過現在基本上大多數民俗學家都接受著名民俗學家鄧迪斯做法；就是列出各種被接受為民間文學的文體（Genres）（Dundes, 1965: 3）。自五四運動以來民間文學的定義在中國學界中也曾經過廣泛的辯論過（呂微，2007）。但，現在大家都普遍同意民間文學包括：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笑話，歌謠（民歌和民謠），諺語，格言，歇後語，敘述詩／史詩，戲曲，民間戲劇和音樂等（鹿憶鹿，1998: 3）。比較備受關注的文體包括歌謠，神話，諺語和民間故事。五四運動的一些學者宣稱，中國沒有史詩目前這被證明是錯誤的（鹿憶鹿，1998: 4）。

確定民間文學最重要的指標是，民間文學應該是口頭傳播的（Dundes, 1965: 1）。然而，並非所有的民間文學都是口頭傳播的（Dundes, 1965: 25）。諸如簽名留言，書旁注，墓誌，這些都是書面書面傳播的民間文學（Dundes, 1965: 1-2）。湯姆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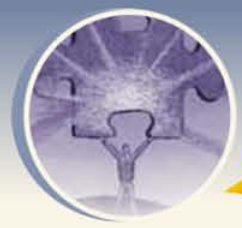
Thomson, 1946: 5）還指出，書面和口頭傳統是不可能完全分開的。這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有些故事可能會被收集並記錄下來。其次，書面的故事也可能通過口耳相傳，成為口頭故事。

民間文學的其他特征包括：匿名的作者，反映民間生活，是集體創作的和存異變性（在流傳過程中產生異文）。有些故事或其他文體的民間文學或許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被某人採納在他的作品裡，但這並不表示他就是作者。很多時候這些故事在書面和口頭的流傳過程中還會產生異變。因此同一個故事常常都會有幾個版本。通常民間文學所用的語言是非正式語言或口頭用語。所以在使用在語文課程前都需要作一些處理（下文會詳細的討論）。

三、民間文學在現代語文教育中的功用

民間文學在現代語文教育中可以擁有許多功能。兼民俗學者，教育家和英語老師於一身的多華迪霍華德（Dorothy Howard）發現她可以使用民間文學提升孩子們在學習興趣。她收集和分析了大量的童謠，並且使用在她的英語課裡。她主要目的有兩個：激發孩子們的興趣和使課程與兒童的生活經驗有聯繫。有一次，她甚至用民間文學來教導和鼓勵學生書寫。總之，她認識到了民間文學的教育力量（Rosenberg, 1996）。

除了童謠，民間文學的各種文體其實對兒童教育都有其獨特的優勢。例如，民間故事主導了流行的兒童文學的閱讀清單，尤其是在中國和印度等文化古國。民間故事的結



構簡單，語言樸素，非常適合兒童閱讀。民間故事事實上影響了許多兒童文學作家。許多華文兒童文學事實上都從民間故事的改寫而成的（Chun, 2006: 6）。

如果民間文學可以成為兒童文學作家的指導，它一定也能成為孩子學習寫作的指南。它們提供了豐富的題材，人物和思想，讓學生參考。這些故事的結構簡單，因此提供了一個模型讓初學者遵循並指引他們如何組織成有效的故事結構。這些只不過是民間故事作為寫作教學材料的一些好處。

其他民間文學文體，如謎語，繞口令，諺語，神話，傳說，史詩，都有它們個別的特點和在語文教育方面的獨特貢獻。例如，孩子們可以開始通過學習簡單的模仿詩，並嘗試自己寫一些；然後逐步晉升到更長和更複雜的詩文。神話和傳說與民間故事同類，但他們更長更複雜，因此，也更適合高年級的學生。

謎語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們可用它們來測試孩子的智力水平。謎語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語言的巧妙運用它同時教導我們語言和推理。語言和思維在某個意義上是硬幣的兩面（Lauand, 1999年）。

繞口令另一種語言的巧妙運用，是教導孩子發音的有效工具，尤其是中文字的發音。中文裡擁有許多多音多義字和發音相近的字。因此發音的練習是學習中文重要的一環。諺語和成語是語言的精華。在短短的一句話裡（而且通常還是以固定的形式）成語和諺語以最強烈的方式傳達其中的智慧。多學習肯定對提升語文的水平是有所幫助的。

民間文學是孩子們良好的閱讀材料。由於閱讀是學習語言的關鍵之一，良好的閱讀材料是至關重要的。民間文學的各種文體與他們獨特的功能和結構，對兒童的語言發展至關重要。在課堂上使用民間故事有至少有兩個好處。首先，它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更重要的是，學習某文化的民間文學也等於

學習該文化（Smith-Johnson, 1997: 4）。因此，民間故事也可以有效的使用在在外語教學上。多了解該文化肯定對學習該外語有所幫助。相同的，學習民間文學對學習母語也有所幫助。

寓言是在教科書中最常見的文體。寓言故事通常很短，並旨在說明某種價值或智慧。因此，寓言必然是關於道德的故事。寓言大量的在教科書中出現說明了教科書試圖傳達給孩子一些價值觀。克萊頓（Clayton, 2005: 3）認為“……寓言很短，直接和令人難忘，任何人都能有效地呈現它……”。這些短小和簡單的故事特別適合作為低年級的教學材料。

大多數的寓言故事都是動物故事。兒童通常都喜歡動物故事。因此，在課堂裡使用寓言故事是一石二鳥之計——娛樂和教育兼顧。此外，在故事裡的動物通常性格鮮明。狐狸通常都是狡猾的，驢通常是長期挨苦的僕人，獅子通常驕傲，這使兒童更容易了解故事的道德價值觀。

不論西方文化或中華文化里都有使用寓言來表達思想的傳統。在西方伊索寓言是典型的例子。不過，伊索寓言到底出自誰的手筆，是個人創作還是民間作品，仍是一個爭論性的主題（Clayton, 2005: 5）。但是，肯定的是伊索寓言也不只是以書面流傳，它也是很多老年人們廣為傳播的口頭傳統（Clayton, 2005: 3）。同時，許多最重要的古希臘和羅馬哲學家和詩人都將寓言溶入在他們的作品裡（Clayton, 2005: 1）。在中國使用寓言來傳達哲學和學說也有很長的傳統。例如，伊索寓言不過是幾百篇，在先秦作品的寓言就已經超過千篇（傅修延, 1999: 259）。許多有名的先秦寓言已在過去幾年數千年中用於教育兒童。

幾乎所有的中國成語或諺語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同時，幾乎所有的中國成語／諺語都在表達某種價值。教導成語或諺語而不講



背後的故事，在某些情況下，是很難讓學生理解該成語或諺語的。例如，刻舟求劍，杯弓蛇影和管中閱豹等成語是很難從字面理解的。

歷史故事，傳說和神話通過故事中人物的犧牲設立榜樣讓後人效仿。例如在盤古的神話中因盤古的犧牲我們才有穩定的天地；因神農冒險試百草我們才懂百藥。所以在語文課程中使用民間文學也無形中在做道德教育。

四、使民間文學符合課程需要的策略與問題

通常民間故事都需要經過處理之後，才符合課程需要，才能在課堂上採用。比如，課文必須符合各個年級的需要，所以被採用的民間文學必須適合各年級的程度。為了滿足課程的需要，教科書編寫者普遍採取了以下幾種改寫策略：

（一）更改母題

最簡單的改寫一個故事的方法可能就是改變母題。母題是一個獨立的概念單位，可以是故事最小的一部分。例如，在龜兔賽跑的故事中，兔子，龜和賽跑是故事的母題。雖然我們很熟悉龜兔賽跑的故事，但在中國的故事裡，和兔賽跑的往往是與其他動物，而不是烏龜（丁乃通，2008：36）。

其中最常見的母題更改就是改變故事裡的角色。這種改寫方法比較直接，通常也不影響故事的主要信息。很好的處理母題更有助於反映某文化特徵。例如，在很多西方的故事裡面的大灰狼是主要的大壞人。但是，在亞洲我們很少看到狼。通常老虎和鱷魚才是大壞人。在中國文化里，蝙蝠是福氣的象徵，但是在西方它就常跟吸血鬼相提並論。所以在使用民間文學的時候如果可以在這方面下一點功夫，這將提升學生對故事的文化認識。

但是也要注意，民間文學裡的人物有其

獨特的民俗特性，不能隨便更改。舉一個例子，在馬來西亞的華文小學現用的華文教科書裡有一？有關鼠鹿如何把可惡的狼騙回籠子裡的馬來民間故事。在原版故事裡的故事人物是鼠鹿，狼，山羊，蛇和狐狸。但在教科書裡，鼠鹿被駱駝取代了，蛇被熊取代了和羊被驢取代了。這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但只要經過更深入的反思就會發現問題所在。鼠鹿（Sang Kancil）是著名的馬來民間機智人物（動物），非常聰明，常常作弄可惡的人物。駱駝似乎並不具備這樣的素質，也必然沒有能力欺騙邪惡的狼。駱駝是以它的耐力和勤奮聞名的。相同的，蛇是狡猾的人物，但熊並不狡猾。此外，根據教科書版本的故事，熊害怕狼所以認同狼。這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熊是比狼強。但，山羊和驢子的對換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他們同樣愚蠢和固執，也只有它們會釋放出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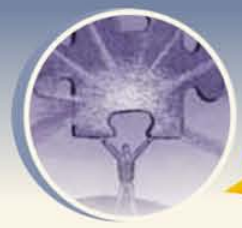
（二）現代化

由於有人認為當代的學生會對傳統經典故事裡的情景會感到陌生，所以一些教科書把一些故事“現代化”。最簡單的例子是通過把古代的人物改為現代人，如馬來西亞的教科書把楊子失羊的故事裡的楊子改為楊先生。這種處理的方法，一不小心也會有上文所訴的問題。楊子是大學問家，他在故事因為找羊而聯想到做學問的憂慮是值得重視的。但楊先生的憂慮就不一定。

另外一種現代化的方法就是把神話和傳說與介紹旅遊景點聯繫在一起。在這樣做，須要注意的是要更多的注重神話和傳說本身意義。

（三）改寫成不同的文體

許多民歌或述事詩是可以改寫成故事的。許多的神話也可以被改寫成傳說；即把神人格化而變成英雄。這樣做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反正在中國的傳統裡神話和傳說本來就是很難分別的。



（四）簡化

有一些故事很長很複雜，在30分鐘的課程裡恐怕無法完全的處理，所以在教科書裡的敘述大多數已在一定程度上簡化了。一種常見的方法就是簡單地概訴故事。一但故事被簡化，讀者就只能得到一個故事的大綱。因此，這個故事的有趣的部分就可能會失去。在馬來西亞華文小學三年級的華文教科書裡，盤古開天地的故事是支離破碎的。根據教科書的敘述，起初的世界一片混沌。盤古是第一個被喚醒的生命。他托起了天，每天長高，經過了一萬八千年，天終於脫離了地面。他是太累了，終於去世。他去世後，他的身體部分變成太陽，月亮，河流，山脈，叢林，等。他的自我犧牲創造了我們的世界。這個過程的細節被簡略了。據評論這些細節才是使這個神話引人入勝的關鍵（郭史光宏，2009年2月25日）。

另一種簡化故事的方法就是省略一些被認為不必要的場面，如重複。例如，上面所談的鼠鹿的故事裡那些動物都是一個又一個的出現的，然後說幾句話。然而，在教科書的版本里，鼠鹿，狐狸和熊是在一起出現的，而也只有鼠鹿說話。但是，一些看起來累贅的重複是有意義的。奧爾里克（Olrick, 1965: 131-141）指出，民間文學往往遵循他稱作“史詩的法則”（Epic Laws）的結構。第一個重要的法則就是重複，即是重複類似的場景或情節。據奧爾里克（Olrick, 1965: 133）的說法，重複是必要的，它不僅加強故事的信息，但很重要的一點是，沒有重複，故事就顯的不完整。這裡的重點是，重複加強了的故事道德信息。在鼠鹿的故事裡，狼要吃釋放它的山羊。山羊不服氣，他們同意去找三個人評理。首先，它們遇見了狐狸。狐狸怕狼，所以它告訴羊既然你那麼胖就應該給狼吃。山羊再一次的面對了不公正的

待遇。下一個，它們遇見了蛇，蛇告訴羊，由於狼餓了，所以它應該被狼吃掉。羊再一次的面對不公平的評論。最後，它們遇見鼠鹿。鼠鹿告訴他們它不明白當時的情況，並要求它們再重演一次當時的情況。因此，狼又回到了籠子裡，鼠鹿迅速地把狼鎖回籠子裡，正義終於得到伸張。故事一再的重複一些類似的情景提供了強烈的對比，建立了緊張的局勢，以及最後正義得到伸張時每個讀故事的人都感到緩解和滿意。這使簡單的故事更令人感興趣。

（五）添加內容

有時候教科書編者也會基於某些原因而添加一些故事的內容，例如，添加一些現代醫學知識到傳統的身體器官爭大的故事裡。但也要注意，添加的內容不能影響故事的意義。例如身體器官爭大的故事旨在說明團結和合作的重要。如果新添的內容不能說明這一點，反而會有誤導之嫌。在我所讀到的一個例子裡，身體因細菌感染而生病並不能說明器官合作的重要性。因為，抵抗細菌的是身體的免疫系統。

（六）連環圖式呈現

民間文學也可以以連環圖的形式呈現，用在看圖作文或理解等方面。這樣的呈現方式也有其獨特的效果。例如，以這種方式呈現管中閱豹的故事會更形象化。當然，如果可以圖文並茂，效果就更加卓越了。

五、結論

上述分析顯示，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和語言教育可以通過使用民間文學作為教學材料而交織在一起。語文教育並不只是簡單的語言傳授，它也是文化和價值的傳遞。此外，熟悉文化也可以幫助孩子更有效的學習該語文。民間文學在語文教學中的價值應該得到重視，並更多的研究。



參考文獻

- 丁乃通 (2008)。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 (A Type Index of Chinese Folktales)。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鹿憶鹿 (1998)。中國民間文學 (Folk Literatures of China)。台北：里仁書局。
- 呂 微 (2007)。從“我們和他們”到“我與你”(From “We and Them” to “Me and You”)。中國民族文學網。Retrieved May 20, 2008.
- 郭史光宏 (2009)。支離破碎的神話 (The Fragmented Myths)。星州日報- 編者. 作者. 讀者. 25th Feb 2009。
- Chun, Z. (2006). *Chinese Folklore: Impact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Bhattacharji, J. (ed.) *Folklore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Folklife, No. 27, April, pp. 6-9. http://iel.cass.cn/news_show.asp?newsid=3141&detail=1
- Clayton, E. W. (2005).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esop's Fabl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5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 Dundes, A. (1965). What is Folklore, in Dundes, A. (ed.) *The Study of Folklor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Lauand, L. J. (1999).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Two Speeches Memory & Education / Proverbs and the Sense of Concrete*. Retrieved Feb 9, 2007. <http://www.hottopos.com/harvard1/memory.htm>
- Olrik, Alex (1965). Epic Laws of Folk Narrative, in Dundes, A. (ed.) *The Study of Folklor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Rosenberg, J. (1996). *A History Lesson in Folklore in Education: Dorothy Howard*.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www.eric.ed.gov/sitemap/html_09000000b80141558e.html
- Smith-Johnson, S. M. (1997). *Folklore: A Creative Way to Involve Students in Meeting the National Standards*. Paper Presented at 1997 Northeast Conference on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 http://eric.ed.gov/ERICDocs/data/ericdocs2/content_storage_01/000006/80/25/77/36.pdf
- Thomson, S. (1946). *The Folktale*. Holt, New York: Rinehart and Winston.

